禮記質疑

禮記質疑卷二十四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祭義

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

鄭注春禘夏殷禮也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嵩燾案周禮祠禴嘗烝四者之祭名見於爾雅公羊傳義著於毛詩傳王制乃云春祭曰礿夏祭曰禘凡戴記舉祭之名但言禘嘗無及禴祠者郊特牲春禘秋嘗正與此同仲尼燕居言嘗禘之禮中庸言嘗禘之義凡云禘者皆謂時祭春夏陽盛以饗禮行之秋冬陰盛以食禮行之禘之禮盛於礿嘗之禮備於烝兼禘嘗爲言而云春秋者略辭也祭統之言備矣其曰

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凡禮經之言禘嘗者其義畢具於此鄭云周以禘為殷祭更名春祭曰祠義或有然然禘本夏祭名禘祫禘嘗二者之義不妨互存鄭注王制云夏殷祭名注祭統云謂夏殷時禮注郊特牲云此禘當為禴字之誤並失之泥

又案戴記言禘言祫有二義喪服小記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大禘也餘皆時祭干祫及其高祖大祫也餘亦時祭曾子問祫祭於祖祝迎四廟之主卽王制所謂祫禘祫嘗祫烝也說文引周禮曰五歲一禘三歲一祫而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於是有三歲一禘之說許慎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日祭月祀時享歲祫終禘於是有一歲一祫而禘惟一祭之

說以春秋之義撥之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范注穀梁傳云三年喪畢致新主於廟因是大祭謂之禘杜注左傳云大祭以審昭穆是以終喪合食太祖遷主入祧春秋謂之禘五經異義所謂終禘也僖八年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左傳謂致哀姜穀梁傳謂致成風竝同此義文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公羊穀梁竝以爲大祫而云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於太祖公羊傳於此竝云五年而再殷祭是謂大祫也其實致僖公之主於廟當亦爲終禘之祭曾子問天子崩諸侯甍祝奉羣廟之主藏於太祖廟卒哭成事而後反於廟反於廟以待祔也王制喪三年不祭終喪遷主入祧而審昭穆之序是以謂之大事春秋之書禘自當別爲一義其

後宣公八年有事於太廟昭公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左傳亦云禘於武宮則時祭也明堂位所謂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又案定公八年左傳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僖公亦時祭也鄭氏舊禮禘祫志竝以為殷祭而引明堂位魯王禮也謂可以準況周禮恐非春秋之旨案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魯或仍夏禘之名舉行盛禮而因以為終喪遷主之祭春秋書吉禘於莊公明終喪而始行吉祭因奉莊公之主於廟也魯雖僭禘而自為諸侯之禮其云太廟猶周公之廟也未嘗禘其所出而祀文王則亦時祭之事也詩小序雝禘太祖也長發大禘也鄭箋太祖謂文王元鳥祀高宗也鄭箋祀當為祫禘者禘其祖所出何以云禘文王祫者合食太祖殷周禮同也何以云祫高宗禘自有時禘大禘之分春秋之書禘諸侯禮也與大禘別先儒之說多未分明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鄭注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孔疏士虞禮無孫行爲尸則祝闔戶牖如正祭尸一食九飯之頃嵩燾案士虞記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主人哭出復位祝闔戶牖男女拾踊三如食間祝升止哭聲三啟戶主人入蓋以當尸入初獻亞獻之節於時主人哭拾踊安得出戶而聽虞祭喪禮引以釋此故非宜也特牲禮祝筵几於室中東面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於戶內少牢禮司宮筵於奧祝設几於筵上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此所謂入室也時主位西主人西面面主如見所祭者之在其位

也故曰有見乎其位特牲禮主人降佐食舉牲鼎舉魚腊鼎佐食升肵俎主人升入復位俎入設於豆東此所謂周旋出戶也周旋謂升鼎及俎及設敦鉶啟會之事至是而有酌奠贊饗之儀故曰有聞其容聲特牲少牢禮主人降立於阼階東於時祝出迎尸主人出立阼階西面屏息而若有所聽酌奠之事於是畢矣故曰有聞其歎息之聲三者皆在迎尸前郊特牲所謂直祭祝於主也尸入而有獻有酢有酬有酳以饋食禮行之不能專致其思矣鄭引士虞記之文豈謂有尸者遂無出戶而聽之事恐不然也

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

鄭注能饗帝能饗親謂祭之能使之饗也中心鄉之乃能使其祭見饗也色不和曰怍萬蕃案馬融論語注怍慙也孟子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凡有愧歉於心之謂怍聖人之能饗帝孝子之能饗親非徒致敬於所饗而已所以顧諟天之明命而敬守其親之遺體息息與相依焉常若天之鑒臨其上與親之詔示其前所謂鄉者常目在之心專志壹而無敢違越也尸之與親一氣相感而於吾尤習動靜語默稍有不合臨祭對之而必多慙沮孝子臨尸不怍所以爲鄉親之本也義疏謂此節緊承上終身弗辱辱者防其身之或玷不怍者信其心之無枉也恩弗辱則能不怍於注義疏說恐未盡

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

鄭注奠盎設盎齊之奠也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
夫人薦豆謂繹日也儐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
嵩齋案禮器君親牽牲大夫贊幣以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
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明堂位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
與此文互有繁減而皆約畧言之禮運元酒在室醴醆在戶
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鄭注醆同盎澄同沈周禮之五齊同設
於宗廟而獻用盎齊司尊彝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況酌
郊特牲申其義云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況於清汁獻況於
醆酒是禘邕亦況以盎齊鄭注司尊彝朝踐酌醴后於是薦
朝事之豆籩后酌亞獻內宗薦加豆籩后於是薦饋食之豆
籩而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夫人不得有奠盎之事祭統

君執紖卿大夫序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與此所記略同而義較明顯蓋君出迎牲宗婦注盎齊於尊而夫人薦涗以待朝事之奠也凡祭獻主婦先陳設君獻尸夫人薦豆朝踐饋食及酳尸皆然周禮醢人有朝食之豆饋食之豆加豆羞豆籩人亦然鄭氏司尊彝注極詳而於此據特牲少牢禮主婦薦豆在迎尸前因引有司徹禮爲言而謂之儐尸則亦不知饋食士大夫之禮無祼無朝踐故亦無迎牲之文未可據以釋此經也案庾蔚之禮記略解此奠盎在迎牲之時於事太早奠盎爲洗牲禮無奠盎洗牲之文庾氏亦未達主婦陳設之義耳

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

鄭注如欲色然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嵩燾案疏引王肅

云欲色如欲見父母之顏色則亦疑注比父母於女色於文有未安者上文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所愛卽所嗜也如見其色之甘而食之卽所謂鄉之然後能饗也王肅云欲見父母之顏色於義反隔陳氏集說想像親生平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較王說爲勝

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

鄭注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至反饋是進孰也孔疏皇氏云初祭尸入於室後出在堂門尸更反入而設饋故云反饋樂成謂設饌進孰合樂成畢君子謂助祭之人於此特致其濟濟漆漆賓客之事猶肅樂特牲禮賓三獻有薦俎尸卒爵

酢酌獻祝及佐食洗爵酌致主人主婦更爵酢主人於是有獻賓酬賓之禮有司徹禮賓三獻主人酌獻賓西階上司士設俎於豆北獻兄弟私人阼階上獻內賓於房中並有薦脀尸作三獻之爵司士執俎以升於是有旅酬之禮似所謂反饋者饋食之禮終而後獻祝獻佐食獻賓皆有薦俎薦其薦俎兼尸俎祝俎阼俎主婦俎佐食俎賓俎言之所以序禮樂而備百官以昭饋獻之盛也案下重言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自據負餐時言之與此事同而義各別　鄉飲酒禮獻賓獻介及眾賓畢然後樂作而行旅酬鄉射禮獻賓及眾賓畢然後樂作而立司正比耦大射禮獻賓獻卿獻大夫畢然後樂作而羞庶羞獻士而行無算爵曰樂成者卽樂正之告正歌備也在禮無設饌進歎合樂之

文賓祭之禮同也經意謂饋食禮畢獻賓獻兄弟而行旅酬乃致其濟濟漆漆之容濟濟漆漆者充周流動威儀衆盛非慌惚以交神明之義疏以君子專屬助祭者亦非也

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

鄭注詘充詘形容喜貌也進之謂進血腥也薦之謂進孰也欲婉順貌孔疏其立之也言孝子尸前而立也嵩燾案立者祭前特牲禮主人服如初立於門外少牢禮主人朝服即位廟門外將祭即位阼階東此所謂立之也詘者卑屈下文容貌必溫身必詘與此同義鄭訓充詘非也案鄭注儒行隕穫困迫失志之貌充詘歡喜失節之貌隕穫充詘皆兼兩義鄭以歡喜失節擇之極充此訓充詘形容喜貌亦與儒行注不合進者始

入時特牲禮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於戶內少牢
禮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戶內西面此所謂進之
也薦者進執時特牲禮主婦薦兩豆俎入設於豆東設兩敦
黍稷於俎南兩鉶芼設於豆南祝洗酌奠佐食啟會少牢禮
薦四豆四敦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
腊膚俎祝酌奠佐食啟會蓋二以重設於敦南此所謂薦之
也欲者欲其歆饗之退而立謂迎尸時特牲少牢禮祝迎尸
於門外主人降立於阼階東於時事尸之禮方始故曰如親
受命已徹而退謂尸出而餕事畢特牲禮祝告利成降出主
人降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少牢禮餕者三人與出上餕
止主人受爵坐奠爵上餕與出主人送乃退敬齊之色不絕

於而謂祭畢然也注意疑未合

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

鄭注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謂若三老五更也天子袞諸侯與故曰霸孔疏雖天子之尊必有事之如父者謂養三老也雖諸侯之貴必有事之如兄者謂養五更也嵩燾案此節文義推原人心自然之愛敬以爲治天下之本由一家達之天下其理莫能外也上言先王所以治天下者五卽橫渠西銘之旨所從出項氏安世云事親爲仁敬長爲義王者以仁覆天下故至孝近之君之道主乎仁也霸者以義尊王故至弟近之臣之道主乎敬也孟子云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皆以孝弟盡仁義之用

舉王霸爲言者明孝弟之用也項氏此訓略爲近之下文明

言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愛親以教民睦而民貴有親敬

長以教民順而民貴用命有親者王者之事也故曰至孝近

乎王用命者霸者之事也故曰至弟近乎霸鄭引三老五更

明父事兄事之義已非經旨疏因以爲父事三老兄事五更

而謂天子尊故父事屬之諸侯卑故兄事屬之失之遠遠矣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

鄭注穆子姓也孔疏姓生也是昭穆所生謂子孫言穆者文不

備子姓對君共牽牲卿大夫佐幣士奉芻依次從君爲薦案

特牲禮嗣舉奠鄭注嗣主人將爲後者其舉奠在獻賓獻兄

弟之後當與兄弟弟子爲旅酬無及牽牲對君之文王氏章句穆謂尸也據主祭者而言孝子爲昭孫爲尸則穆也君牽牲入自廟門尸在堂南面臨之據郊特牲既灌然後迎牲其時尸先入而待割牲制祭經言答君與郊特牲言坐尸於堂同爲一事蓋牽牲在庭而尸在堂正兩相向故曰答君周禮大宗伯帥執事省牲鑊詔相王之大禮小宗伯毛六牲辨其名物大祭祀省牲肆師大祭祀展犧牲　祝凡大肆隋釁逆牲鄭注隋釁謂薦血也少牢禮司馬刲羊司士擊豕鄭注小宗伯引鄭司農云司徒主牛司馬主馬及羊司空主豕凡大宗伯之屬皆卿小宗伯中大夫肆師大祝下大夫皆有事於牽牲者故曰序從疏據禮器大夫贊幣從君爲言亦非也

卿大夫祖而毛牛尙耳

鄭注以耳毛爲上也孔疏卿大夫祖取毛牛薦之耳主聽故以耳毛欲使神聽之簡齋案郊特牲毛血告幽全之物也貴純也禮運薦其血毛血以告幽毛以告全此云尙耳耳毛純則餘必純矣薦以耳毛亦取其柔鄭注雜記衈謂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疏於此據以爲說望文生義恐非經旨

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鄭注闇昏時也陽讀爲曰雨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簡齋案檀弓明言斂

用昏斂用日中斂用日出未可據爲郊祭之證少牢禮請祭期曰旦明行事尚書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召誥一篇言丁未王朝步自周戊申太保朝至于洛乙卯周公朝至于洛甲子周公乃朝用書似古人行事皆以朝劉氏敞云周人祭以朝及闇周尚赤先日欲出之初猶逮及闇則可行祭事矣似爲近之闇者未明陽者日已出以朝及闇猶言明晦之閒所謂昧爽是也朝則已曙及闇則日猶未出周之郊豈必窮日之力哉尚書大傳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朔以三正爲候也檀弓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赤者日初出郊祭之時以所尚之色爲候也案崔靈恩三禮義宗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赤故以三微爲義以朝及闇一日之陽微動也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

鄭注因祭之義泛說禮也致之言至也至於反始謂報天之屬也至於鬼神謂祭宗廟之屬也至於和用謂治民之事以足用也嵩燾案此五者承祭義言之以總結上文反始者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德小者推一身之從出反之祖以報之德大者又推萬物之從生而反之天以報之故曰厚本鬼神者見聞之所不能及性情嗜欲之所不可知而合氣於漠積誠以求通焉故曰尊上和用者備物致用序其禮樂備其百官使人孝弟之情愛敬之實油然自生於其心故曰以立民極致者推究其極之意致反始以達其心之誠主在己者言致鬼神以昭天地祖宗之德主所祭者言致和用以見物產

之豐主在物者言三者體也致義著其肅而獻饗之各有其節致讓著其和而酬酢之交致其情二者用也故曰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語意正當微會

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鄭注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合鬼與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嵩燾案說文魂陽氣也魄陰神也謂之陰神者形體中之性識白虎通魄者迫迫然著於人也關尹子因意有魄因魄有精朱子云魄主藏受是也鄭以耳目之聰明爲魄其實聰明即魂所以效其聰明之用者魄也左氏傳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魂魄具而後魂有以效其用是以魂有聚散而魄無聚散氣散魂游魄斯泯焉故曰魂升

魄降升者無而仍有降者有而固無也氣魄離而後鬼神之名立聖人制爲祭祀之禮以迎氣而返之於魄致魄而通之於氣卽其平日居處笑語嗜欲而以誠合之故曰合鬼與神敎之至也敎卽厚本尊上以立民極之意謂聖人設敎致鬼神合而祭之恐未盡

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鄭注焄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也蒿或謂藨上言衆生此言百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耳孔疏百物之氣或香或臭烝而上出其氣蒿然人聞之其情有悽有愴人與百物共同但人情識爲多人氣發揚於上爲昭明是人神之顯著故特謂之神也嵩燾案萬物各受天之氣以生其死也氣散而

返於無而人於其間陟降怳惚若猶有氣之存焉不與物同其澌滅是之謂神神者氣之至精而不散者也故曰百物之精百物之精與上衆生對文兼人物言之曲禮羽鳥曰降四足曰漬鳥之上飛者其死亦必麗於土蓋氣屬天而形屬地氣盡則形必反歸於地故曰鬼者歸也此之謂鬼專主人言謂人所以爲鬼與物之歸於土同也而其氣之發揚於上獨有其至精者耿耿然相爲照臨焉是以謂之百物之精昭明焄蒿悽愴三者皆以狀其氣之盛昭明者氣之洋溢然也焄蒿者氣之絪緼然也悽愴者氣之肅穆然也昭明如或見之焄蒿如或聞之悽愴如或感之鄰於此兼人物言誤疏謂焄蒿悽愴百物所同昭明人所獨亦於經旨未合

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

鄭注明命猶尊名也尊極於鬼神不可復加也孔疏聖人因人與物死之精靈遂制造爲尊極之稱尊而名之爲鬼神亦兼山川五祀百物之屬故禮運列於鬼神注云謂祖廟山川五祀樂記幽則有鬼神注云助天地成物者蒿蒸案此論鬼神之義專主宗廟之祭言之所以教民反始也明命鬼神者示人之死必不與衆生百物同其泯滅而鬼與神之合效其精爽存乎人子之心之感而通之而仁孝之心自動於不容已天地百神之祀以是推而行之而皆準矣疏兼人物言以還之山川五祀似非經旨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

此教眾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

鄭注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薦熟案周禮司尊彝有祼獻有朝踐有饋獻而儀禮特牲少牢惟詳饋食之禮其初酌奠致祝辭鄭注謂之厭祭郊特牲云直祭祝於主者是也皆先薦豆舉鼎升俎設敦黍稷鉶芼其禮甚備惟祝酌奠無獻受之儀而已郊特牲以灌用鬯臭爲臭陰蕭合黍稷爲臭陽而云既奠然後焫蕭故以爲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復申其義曰祭黍稷加肺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似薦黍稷在焫蕭之前案疏援既奠焫蕭之文遂據爲饋食之焫蕭而云一祭再焫蕭甚誤鄭注郊特牲既奠亦云

飪孰時則是饋食後乃焫蕭與此經所注正相歧左特牲少牢禮並於初獻之始取黍稷肺授尸薦黍稷者事尸之始事也司尊彝凡四時之閒祀其朝踐用兩大尊大尊正此所謂俠甒而連觴巵為文其必非饋獻之禮明矣經明言建設朝事報氣報魄二者皆所設朝踐之事也鄭注籩人其其籩薦羞之實云未飲未食曰薦朝踐之薦黍稷猶求神之義也饋食以後以人道事之無所為報氣報魄矣天子諸侯之祭禮不詳周禮敘朝踐於祼獻之後故言禮者通朝踐為事尸之文其實薦血腥燔燎制祭致臭以通之於神不當用以事尸而禮經錯舉為文無從推見其義要之此經以建設朝事賅下二義固未宜以饋食為言也案郊特牲燔燎升首此云薦黍稷羞肝肺首心特牲饋食

禮凡獸皆取肺取肝授尸禮經錯舉爲文正未宜執一義以概之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鄭注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謂將祭祀卜牲君朔月月半巡視之君召牛納而視之更本擇牲意孔疏歲時謂朔月月半君巡牲者卽前言歲時朝之也蕙燾案周禮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凡祭祀共其牛以授職人芻之牧人掌牧六牲共祭祀之牲牷凡祭祀共其犧牷以授充人繫之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是牧人掌

養祭祀之牲歲時躬親謂祭前三月擇牲於牧人而卜之躬朔即所謂納牛而視之也吉然後養之又養之充人者也朔月月半之巡牲又就充人而省之於牢如春秋鼷鼠食郊牛角及以傷而改卜牛巡牲者懼其有傷也躬朔以擇牲既卜而又數巡視之自屬兩事注意似未分明

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

鄭注副禕王后之服而云夫人容二王之後其率用此與問者之辭㝷𥝠案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四曰鞠衣鄭注黃桑服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似后親桑服鞠衣玉藻世婦命於奠繭獻繭而內命婦因以受命焉其禮宜加隆

曰副禕者極言服之盛也經原通天子諸侯爲言案祭統君衮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房中亦兼天子諸侯爲文以明服之盛而已周禮后亦多兼夫人爲稱王后獻繭不詳於禮經鄭注內司服禕衣揄狄闕狄三者皆祭服恐亦未必遂以享先王之禕衣臨之繭成而掌之典絲凡內宮人之服及王賜予皆取資於是初獻繭時不能別之爲君服也夫人副禕而受之爲君服之在其中也故鄭重而言之其禮之用享非重繭也重其爲祭祀之服也葢自古爲祭記者所以發明禮意之辭謂重其事必備其儀也

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孔疏大孝尊親聖人爲天子者也尊親嚴父配天也其次弗辱謂賢人爲諸侯及卿大夫士其下能養謂庶人也嵩燾案

尊親者繼志述事使其德與名被於天下而推以為父母之功而人尊之語其極則聖人也弗辱者出言舉足不敢忘父母所謂不虧其體不辱其先者也能養竭其力以事父母者也尊親弗辱不待言養能養者盡此而已此言孝道之廣視所以自成其身者以為之程故曰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豈能以貴賤為之等哉

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

孔疏博施則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備物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薦齋粢備物卽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意博施者推一己之仁於天下備物者涵天下之物於一心仁者孝之施也能孝於親必能仁於物苟一物之不慊於其心則

仁之體有虧而孝亦有所不能充爲其心之仁愛猶有歉也
故曰孝者仁之本也仁能備物斯之謂不匱矣疏意失之
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鄭注必求仁者之粟喻貧困猶不取惡人物以事亡親也嵩
燾案孟子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士有祿而後祭然苟非其道
則薦而不祭亦自盡其誠焉而已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懼辱
親也必求仁者之粟卽孟子又惡不由其道之意窮究物之
由來而有不適於其心焉則不可以爲養雖沒而假於物以
饗之不敢或違也如是之謂禮鄭注云云意是而語非也
忿言不反於身
鄭注忿怒之言當由其直直則人服不敢以忿言來也嵩燾

案鄭氏剛嚴嫉惡故有是言於經義非也忿言之加於人未有不反報之者是以君子之無忿言非徒以恕人也所以內自愼焉而恐乖戾之氣之或留於吾身也至反而有忿言之及其身其必由吾之德不足以容之而所辱多矣故夫顏子之犯有弗校焉孟子之橫逆有可以自反焉忿言之反於身則亦自取之而已是以君子懼之也

有虞氏貴德而尙齒夏后氏貴爵而尙齒殷人貴富而尙齒周人貴親而尙齒

鄭注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舜時多仁聖有德後德則在小官嵩燾案鄭意以貴爵貴富與貴德不相為類故竟謂虞氏貴德不以爵論不知貴德卽貴爵也九官十二牧之命皆

所以貴德也夏殷貴功爵與富功之積也殷道尊賢若伊尹伊陟臣扈巫賢甘盤傅說膠鬲之屬皆非同姓至於周之興子姓之國存者微箕以外無聞焉周道親親而夏殷之制始一變武王克殷封同姓之國四十有八異姓之國十有六所貴者親也猶之貴爵也沿至於今不廢周道之仁也疏分四代優劣殆尤失之

天子設四學

鄭注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嵩燾案周立四代之學詳見文王世子其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上庠亦四學之一與虞庠之為郊學者同以庠為名而學自別猶虞氏上庠下庠之分也大司樂凡有德者有道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

瞽宗瞽宗殷學也於周爲西學學禮於西學習樂於東序禮陰而樂陽也故西學以祀先賢而東序以養老學禮因是有東學西學南學北學之名鄭注文王世子引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注王制西序虞庠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又以小學在公宮南大學在郊之文與虞庠小學參差而據以爲殷制其注祀先賢西學亦云周小學也遂使禮經之言學者一無可通此又因四學而爲四郊虞庠之論益見其惑矣詳見王制及文王世子

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鄭注弗敢過者謂道經之則見之嵩燾案下文欲言政者君

就之則不言政固不就見弗敢過謂讓之於途不敢疾行先
之雖東西異道天子自致其尊崇之禮徐行以俟老者先焉
敬之至也疏云至八十九十閭里之旁不敢過越而去於文
似屬添設
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
鄭注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
國之卿也不復齒席之於賓東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
人舉觶乃入也雖非族亦然承齒乎族故言族耳嵩燾案鄉
飲酒禮就先生謀賓介鄭注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似
鄉飲酒合鄉之士大夫以觀禮而賓介皆不及爵故鄉飲酒
記云樂作大夫不入既旅士不入是鄉飲賓介惟賢不及大

夫士似此所記與射飲之禮無涉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則通鄉人大夫士而飲之兼正其齒與位正此類也齒與位並尊黨正以時正之示民不敢踰其平時與鄉族爲齒亦猶是也七十上壽禮有優焉族有七十者弗敢先於正齒位之中仍致其敬老之意所以廣孝也鄉飲禮賓若有遵者一人舉觶乃入則凡鄉人之與飲者皆弗敢先焉又不獨以施之族有七十者而已

徧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

鄭注徧者皆出謂賓助祭者嵩燾案特牲禮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無反立之文疑尸將出主人出立於

戶外西南佐食徹尸俎既餕祝徹胙俎其立卑靜以正當據
此時言之凡祭循尸循賓祝與佐食皆賓也經云循者皆出
兼謂尸及祝佐食之屬

禮記質疑卷二十四終

禮記質疑卷二十五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祭統

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

鄭注其本一者言忠孝俱由順出也嵩燾案此推言無所不順之謂備由其誠敬積之於平日忠孝之實幽明之理惟順以相感召順者誠敬之至也順於鬼神所以仰不愧天順於君長所以俯不怍人推仁孝之心以事君以質之鬼神終身在誠敬之中而無敢失墜故曰百順未能慊然於平日而取

給臨祭一日之順未有能順者也注意似以祭祀之順通諸
事君事親恐非經旨
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
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
鄭注爲謂福祐爲己之報嵩燾案少牢禮嘏曰主人受祭之福禮運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蓋通鬼神之意於人人以致報鬼神鬼神亦以致報於人樂記所謂禮必有報是也孝子之祭其親而以求福非也不求其爲如檀弓云惟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耳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郊特牲云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謂自盡其誠孝之心而不必求其所以然正申明上文心怵而奉之以禮意誠

信忠敬心怵之實也物者鼎俎籩豆之數禮者三獻九獻之文樂者宮縣軒縣之等時者春祠秋嘗之宜皆所謂奉之以禮也心怵而奉之以禮祭義備矣其所以然之故孝子不求知也不必承上受福爲言

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鄭注畜謂順於德教孔疏孝子順於德敎不逆倫理可以畜養其親樹藩案說文畜田畜也蓄積也云田畜者謂力田之蓄積也說文引淮南子玄田曰畜徐鍇云畜養起於微也是畜字本訓但爲蓄積之義通於畜養又假借爲好字孟子畜君者好君也說苑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莊子外篇畜畜然仁又通爲容畜之義鄭注周禮庖人始養之曰畜卽徐

注說文所本而義實各別孝之爲畜正謂蓄積之久始終保之畜固不訓養也疏云畜養其親恐誤

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

鄭注昆蟲謂温生寒死之蟲也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當[illegible]案昆蟲草木屬之陰陽者昆蟲化生草木之實生植以時注以温生寒死釋陰陽之義至精而專以屬之昆蟲舉蜩范爲言又似稍泥周禮醢人有蚳醢有蠯醢蚳醢皆物之化生者鄭注陸產之醢云蚳蝝之屬其實陸產當爲兔麋以供籩豆之實不入牢俎故曰小昆蟲之異正鄭注所云蚳蝝之屬也案周禮鼈人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注蚳蛾子爾雅蝝蝮蜪注蝝子未有翅者並引國語蟲舍蚳蝝爲說是正見陰陽生化之機不必專舉蜩范以時生滅者言之　內則蜩范不登祭品似未宜泛及

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

鄭注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繒色冕以著祭服嵩燾案玉藻純組綬注云純當爲緇古文緇或作糸旁才周禮媒氏純帛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論語今也純注云純讀爲緇是鄭意純紂字通據周禮考工記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云元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與元緇二者色異緇衣元端朝服也元冕祭服也鄭注周禮司服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凡冕服皆元衣纁裳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鄭注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司服天子六冕皆用以祭此云純服通天子六冕言之云冕服通諸侯五冕言之說文純絲也周頌絲衣傳云祭服也天子六冕絲

服同故統言衣諸侯五冕章數各別故析言冕王后其黼正

偷絲服之用冕服元衣與緇衣別鄭謂純以見緇色者非也

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

孔疏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嵩燾案祭義致齊於內

散齊於外外謂路寢燕朝之地內謂廟中內者隱而外者顯

也此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內謂宮寢外謂廟中內

者入而外者出也疏意似與祭義忤

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涚水君

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

鄭注涚盎齊也盎齊涚酌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爾嚌嚌肺

祭肺之屬也孔疏嚌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

入室燎於鑪炭出薦之主前二調饋執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嚌肺橫切之使不絕亦奠於俎尸竝嚌之嵩燾案禮器君制祭夫人薦盎祭義君牽牲夫人奠盎與此凡三言夫人薦盎一次之制祭後兩次之迎牲後割牲制祭竝在朝踐前夫人不應有薦盎之事特牲禮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於戶內主婦盥於房中薦兩豆少牢禮主人戶內西面主婦薦自東房四豆凡祭主婦先設豆此經敘薦涗水於薦豆之前郊特牲云醆酒涗於清鄭注醆酒盎齊也夫人薦涗水即司尊彝所謂盎齊涗酌盎涗清酒於盎齊以待奠竝始祭陳設然耳及迎牲三字總攝此二節特牲體舉肺脊舉幹取肝羞燔尸竝嚌之少牢禮舉牢幹舉牢肩取肝尸竝嚌之

經云羞嚌謂割牲時分別以授尸不專爲舉肺言也疏兼肝
肺爲說而引燔肝制祭之文以謂嚌有二時燔肝制祭祭義
所謂燔燎羶薌閒以蕭光以報氣也安得以羞嚌言之疏於
此失之尤遠

舞莫重於武宿夜

鄭注武宿夜武曲名也孔疏皇氏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
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以待旦因名焉熊氏曰宿
夜卽大武之樂也嵩燾按獻始於祼樂始於升歌則武宿夜
者亦舞之始也樂記備戒之已久故有再始著往之文酌之
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追敘伐商之始遲留審慎故凡舞
以樂奏一終爲一成而舞之始既備戒而又遲之久謂之武

𥷚夜者樂奏之𥷚留停緩以引其聲者也詩小序維淸奏象舞也武奏大武也舞有文武之節六成九變之容樂記云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是以文采節奏爲聲之飾舞者所以飾樂也疑周頌酌桓賚般皆以飾舞而爲之節不能僅以維淸一詩概象舞之變大武一詩盡武舞終始之容也皇氏據尙書大傳停止𥷚夜之文以證武𥷚夜之爲曲名恐屬傅會

是故尸餕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

鄭注進當爲餕聲之誤也百官謂有事於君祭者也嵩燾案

特牲禮兩籑曰上籑曰次籑少牢禮四人籑曰上籑曰次籑鄭注古文籑皆作餕士餕者舉奠及長兄弟大夫餕者上佐食下佐食賓長二人凡祭獻賓酬賓以至旅酬無算爵皆神惠也賓者有司特牲禮曰宗人曰祝曰佐食少牢禮又有司馬司士雍人廩人司宮宰夫之屬特牲禮有尸俎祝俎阼俎主婦俎佐食俎賓及長兄弟俎有司徹禮敘十二俎正俎三侑俎二阼俎三主婦俎一魚俎三其餘賓俎次賓俎司馬俎不具其數而酬酢之禮既行神惠固已徧矣餕有酳有醑亦酢主人佐食賓長兄弟既與獻酬之禮餕復及之者亦取有司中之習禮者爲之君餕徧及在廟由四人至六人八人堂下之俎則羣有司皆得餕焉與儀禮命餕之文異其禮不見

於他經儀禮專詳大夫士饋食之儀天子諸侯之禮猶可推類見之

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鄭注詔祝告事於尸也出於祊謂索祭也孔疏詔祝謂灌鬯饋孰酳尸之等祝告事於尸祊謂明日繹祭嵩燾案郊特牲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特牲少牢禮竝敘主人西面戶內祝在左鄭注祝釋辭於主此爲事主之禮郊特牲之云直祭卽鄭注所謂厭祭也經云鋪筵設同几鄭注以其妃配亦不特几其注司几筵云於廟同几亦明爲主筵所以謂之交神明直祭與索祭相連爲文皆在迎尸前尸入而神有所憑一以人道事之非事鬼神之道矣注以詔祝爲告事於尸大誤

疏因連瀚邑饋食薦尸皆告事而以祊當明日之繹祭儀禮不詳告事之節繹祭賓尸尤不得爲索祭儀禮之文具在猶可一證鄭注之誤言禮者正當參互考求無徒拘守一說以誣經也詳見郊特牲

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

鄭注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嵩燾案少牢禮司宮筵於奧室中之筵當西南隅主東面尸南面主人戶內西面衞主也郊特牲云坐尸於堂用牲於庭裸獻畢迎牲祝延尸升祭義所謂君牽牲穆荅君是也主人於是有北面事尸之文尸遐入室乃行朝踐注謂朝踐延尸戶外者非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

獻士及祭有司皆以齒

鄭注尸飲五謂酳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孔疏祭二獻祼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故云尸飲五主婦酳尸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時正九獻禮畢但初二祼不飲故云尸飲七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飲二是並前尸飲九也侯伯七獻朝踐饋食各一獻食訖酳尸但尸飲三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明與諸侯獻賓不同有司徹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其上大夫別行賓尸之禮與此異嵩燾案儀禮酳尸畢乃獻祝及佐食是未酳尸以前不得獻卿及大夫疏以祼尸不飲飲尸除祼尸二獻極尤而云饋食二

獻酳尸以釋注酳尸五獻之文與儀禮不合特牲禮尸入祭酒啐酒乃食尸三飯告飽祝侑又三飯告飽祝侑如初又三飯主人升酌酳尸少牢禮尸升筵食舉三飯尸又食又食又食又食告飽祝侑尸又食主人拜侑尸又三飯主人酌酒酳尸士祭九飯大夫祭十一飯卒飯酳尸皆在主人一獻之中主婦酳尸儀禮無文疑朝踐饋食賓皆有獻故酳尸爲飲五案九獻皆正獻酳尸不與九獻之數經云尸飲不云獻尸注謂酳尸五獻亦誤儀禮三獻皆有獻祝獻佐食之文士大夫之祭有司以祝爲尊經云獻卿蓋大宗伯之屬大祭祀涖玉鬯奉玉齍有事於饋獻者少牢特牲之酳尸獻祝卽其例也儀禮三獻作止爵於是有兄弟之加爵有衆賓長之加爵有嗣子之舉奠有佐食洗散之獻皆加獻

也似九獻之禮卿大夫士竝當有正獻特牲禮宿賓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涖之鄭注言將臨之知賓在有司中有司徹敘獻尸之儀云賓長設羊俎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司馬枇湆注於疏匕以授尸次賓羞羊燔敘獻侑之儀云司馬執羊俎以升次賓羞羊燔敘主人受尸酢之儀云長賓設羊俎次賓羞匕湆司馬羞羊肉湆次賓羞燔敘主婦亞獻尸之儀云次賓羞豕匕湆次賓羞豕燔長賓次賓與司馬司士同有事於祭主婦獻尸及受酢獨有次賓而已長賓不與焉其獻侑獨有司士此當爲卿大夫士賓獻之等士祭以一人爲賓其餘爲眾賓大夫祭以一人爲長賓一人爲次賓其餘爲眾賓一皆有司之與於祭者與此之獻卿獻大夫獻士正同一例注

家不詳其義而祭之有賓遂無有知其故者注云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不知饋食禮酳尸而獻祝獻佐食亦獻賓之事也案有司徹禮不賓尸三獻畢獻賓獻兄長之禮並同賓尸則與正祭相關為之其儀繁而賓一也疏以為上大夫下大夫之分並謂禮與此異似謂鄭注大夫士對據下大夫言之強生分別無當經旨

又案禮器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以此經之文準之君之獻卿大夫士卽用卿大夫士之獻尸者君與卿同餕故獻卿之爵可以用君獻尸之爵特牲禮賓三獻爵止主人獻賓似凡獻卿及大夫士亦當視其所以獻尸者為之節特牲禮主人獻賓賓受爵主人獻衆賓洗觶酬賓此當為獻卿大夫之節利洗散獻於尸酢及祝此當為獻士之節

又案王氏述聞此言尊卑之等非言長幼之序不得云皆以

齒蓋涉下文凡羣有司皆以齒而誤衍疏謂齒同列則長者
在先則序爵又序齒與下明尊卑之等文義相刺謬據燕禮
大射禮獻士而及祝史小臣師旣爲士舉旅遂獻庶子如獻
士之儀獻左右正與內小臣如獻庶子之儀是羣有司亦自
有等左傳隱公十一年不敢與諸任齒杜注齒列也孔疏人
以年齒相次列以爵位相次羣有司各視其所職司之高下
以爲列齒者列也與下文凡羣有司皆以齒文同而義自別
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
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
鄭注一獻一酳尸也嵩燾案義疏引洛誥烝祭歲惟告周公
其後是因時祭而命之但洛誥告後始云王入太室祼此記

則一獻後乃降立而命之其次少別以文義按之王命作冊
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謂告之文武廟也祝者告神之辭也
既告而後迎尸入太室祼迎尸以後之事也王命周公後作
冊逸誥誥周公也於篇後言之祭事畢矣曰王賓周公於時
亦有事於廟王命周公因烝祭而告之於廟重其事也周禮
內史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內史無職於祭祀因祭
祀而策命內史自以其職掌之此經下云於禘發爵賜服於
嘗出田邑發秋政發爵發政相竝爲文自當行之祭後不能
於九獻之中行之大宗伯賜諸侯則儐小宗伯賜卿大夫則
儐儐者賓禮也祭之日一獻謂因祭策命爲行一獻之禮凡
祭獻卿獻大夫獻士所受命者亦當與於獻至是一獻爲加

禮也饋食酳尸祭事方般安得遽降而策命所命者皆有事於祭安得遽受而歸凡受命必於廟歸又自釋奠於廟祭義所謂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是也一獻而策命爵祿非所以重祭事也凡祭酳尸一而已尤不宜以當一獻注謂一獻爲一酳尸恐未然也

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

鄭注君賜之爵謂若酬之孔疏引賈公彥云公賜爵謂祭末旅酬無算爵時爲燕采周禮司士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制牲羞俎豆特牲禮主人獻賓薦脯醢設折俎獻眾賓薦俎設於其位辯主人洗爵獻長兄弟如賓儀洗獻兄弟如眾賓儀長兄弟及眾兄弟卽昭穆之次也司士呼昭穆而

進之劉牲羞俎豆正當是時有司徹禮主人酌獻兄弟於阼階上徧受爵其薦脀設於其位受爵薦脀故謂之賜爵其後賓及衆賓長兄弟及衆兄弟交相酬曰旅酬賓子弟兄弟子弟又各舉觶於其長曰無算爵鄉飲酒禮所謂一人舉觶而行旅酬二人舉觶而行無算爵是也其禮主人不與安得云賜爵也鄭注謂若酬之擬議之辭疏遂以當旅酬者誤也

煇者甲吏之賤者也

鄭注煇周禮作韗謂韗磔皮革之官也爲韗案韗人爲皋陶蓋治鼓者所主皮革猶樂吏之屬而不得爲甲吏說文煇光也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鄭司農云日光炁也凡雲日炁有光者謂之煇張弨唐韻正煇從火其用爲熏燎之屬則煇者

司火之吏也司爟掌行火凡祭祀則祭爟司爟屬大司馬甲
士之屬也燕禮大射禮甸人執大燭於庭執燭之甸人亦甲
士也竝當在煇者之列鄭注誤
興舊嗜欲作率慶士
鄭注率循也慶善也士之言事也言文叔興起先祖之舊德
以循其善嵩燾案洪氏讀書叢錄舊當爲覩字之譌說文覩
古文作[illegible]與舊字形相近其言甚允觀者循省之意循省其
心志之所注振發興起以是表率在廷之卿士相與趨事赴
功慶卿字通尚書太傅相和而歌卿雲鄭注卿當爲慶古今
樂錄慶雲之瑞因以作歌戰國策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
史記作卿秦卿慶一聲之轉慶士卽卿士也此孔悝所謀其

父孔文子之鼎銘銘辭分兩截纘祖服者美成叔之繼莊叔
纘考服者勉孔悝之繼孔文子之業也一銘而表揚其祖考
三世之賢又竝己名傳焉爲銘辭之最盛者於文叔無與起
舊德之意洪氏之說爲允
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
鄭注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嵩燾案鄉飲酒禮燕禮歌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樂南陔白華華黍大射禮歌
鹿鳴管新宮樂有升歌有間歌有合樂升歌下管序樂之始
事義疏云升歌與下管對大武與大夏對象有但吹以管者
此下管象是也有舞以籥者左傳象箾南籥是也象舞以羽
籥是文舞武舞以干戚是武舞鄭合象武爲一誤其言至允

據大司樂六樂有三節曰奏曰歌曰舞而大胥云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是凡舞必合歌與奏以爲之節蔡邕月令章句云樂聲曰歌樂容曰舞二者竝舉詩小序維清奏象舞也管象即維清之什文舞武舞竝用之而下管自與升歌相應郊特牲固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合舞則竝歌與奏展而序之仲尼燕居入門縣興升堂樂闋下管象舞夏籥序興相連爲文非謂象武之舞專與下管相應也

禮記質疑卷二十五終

禮記質疑卷二十六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孔疏入國而教可知者言人君以六經之道各隨其民教之

嵩燾案疏意以下六經之教竝爲孔子之言非也六經皆聖人手定春秋則聖人筆削之書也記禮者廣明六經之教而引孔子入其國其教可知之言以證人之成德必原本教化而六經之教之感人其旨趣亦各有所極也自其爲人也以

下皆記者之辭聖人之意自謂入國而覘其人民風尚之貞淫以知其教之得失六經之旨涵濡於人身與教之涵濡於一國者同也舊注並以此節爲聖人之言劉氏彝至謂古者編年之史皆曰春秋仲尼未作已列爲經失之遠矣

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鄭注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蕭蘇案六經無失學者習而傳焉而失其本旨所以爲失也記禮者殆有見於周秦閒言六經者各守其師說展轉相傳源遠而流益岐如詩之有齊魯韓易之有費孟春秋之有公穀左各分門徑易之失爲焦贛京房及

凡爻辰卦氣之說以小術害道是之謂賊莊子云春秋經世聖人存而不論三傳受經孔子之徒皆各發明義例指爲有所刺譏襃貶而公羊氏至賢蔡仲之行權大衛輒之拒父是春秋方數傳已有因之與亂者記禮者有憂之鄭據以爲經之失非也

行步則有環佩之聲

鄭注環佩佩環佩玉也環取其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嵩燾案毛詩鄭風傳雜佩珩璜琚瑀衝牙之類大戴記保傅篇下車以佩玉爲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玉藻佩玉有衝牙衝牙者謂其與左右璜衝觸而有聲是佩玉之聲璜爲

之也說文瓃半璧也又云璧肉好若一謂之環兩瓃相向皆虛其內以受衡牙正如環然凡云環佩者皆主瓃言之取其合而有聲者以爲名也注據佩環爲言陸氏佃云環佩上玉佩上玉卽珩以繫佩者不宜有聲恐誤

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

孔疏天地之害謂凡水旱疾疫之屬及凡惡事害人者是也嵩燾案水旱疾疫有祈禳而無除去之義義者所以濟仁之窮也若禹之驅龍蛇周公之兼夷狄驅猛獸及周禮之掌戮禁暴以除人害蜡氏雍氏以除事害冥氏穴氏以除猛獸之害翨氏硩蔟氏庭氏以除鳥害庶氏翦氏以除蠱害赤犮氏蟈氏壺涿氏以除蟲黽之害柞氏薙氏以除草木之害皆是

也

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孔疏禮本坊亂若謂舊禮無用而壞去之必有亂患焉蘇案水所自來而爲之防防其源也至於泛濫有不勝其防矣舊防舊時相沿之坊舊禮舊時相沿之禮乍而觀之其勢若遠其文若煩而聖人之精意存焉或苦其煩而相與日趨於苟簡故禮之廢非能一朝而廢之也其所由來漸也舊時相沿之禮一有變而遷焉久而遂盡失其故昏姻喪祭未嘗一日廢於天下而禮之失其舊者多矣先王不易之禮所謂大經大法垂諸天地之間者亦未能有決然去之者也

禮記質疑卷二十六終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哀公問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

鄭注上事行於民有成功乃後續治以文飾以爲尊卑之差孔疏會猶期也期節謂天地君臣男女之期節嵩燾案戴記之言然後皆自爲發端語無連上爲文者此節言然後凡三而以有成事三字屬之第二段以其順之三字屬之第三段似戴記無此文法王氏章句以節有成事爲一句以嗣其順之爲一句於文義較長不廢其會會猶計也如大宰之受其

會鄉大夫之會政州長之會民縣正之會事言既以身教而不廢致民讀法之典事事示之以成法節有成事如鄉師之令作秩敘黨正之以歲時涖校比遂大夫之戒其功事里宰之行其秩敘一依成事爲之準節者所以制爲之極也疏訓期節謨會民而授以成法而質立矣於是制爲衣服器用之等以文之人情之用之必飾以文也亦天地自然之序也聖人因其勢而利導之而必使厚植其質以立之幹所以爲順也爲其質之可以爲嗣也既軌於順然後因喪祭之節以達其追遠之忱而致其報本之義蓋推原禮之所從起所以納民軌物之中者其本厚也注謂治文飾以爲尊卑之差誤

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

鄭注固猶故也午其衆逆其族類也孔疏守道者被害是伐
有道也嵩燾案陳氏集說固如固獲之固言取之力也固民
是盡承上好實無厭言之謂殫民財也與上與民同利正反
午其衆以伐有道承上淫德不倦言之謂窮民力也與上以
嗣其順之正反下文求得當欲又總結此兩義言貪其所得
而不計民生之盈虛恣其所欲爲而不顧人情之順逆也
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
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
鄭注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嵩燾案婦人無外事此言
昏禮而及政教於義無取詳玩此節文義言夫婦之配合配
其德而已而家國之興衰繫焉故昏禮爲重治宗廟之禮士

昏記所謂受諸禰廟三月然後祭行是也始事而立於阼立於東房正内外之治以配陰陽治直言之禮士昏記所謂辭無不腆無辱是也昏辭曰敢以禮告鄭注賓不稱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是之謂直言之禮物恥國恥則同憂樂申儆戒邶風詩所謂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即其義也左傳哀公二十四年立公子荆之母爲夫人國人始惡之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欲以越去之遂遜於越孔子自衞反魯在哀公之十一年殆有見乎其微矣

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

鄭注太王居豳爲狄所滅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以

其所養害所發乃去之故是言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百姓之妻子猶吾妻子也嵩燾案經引大王之道以證所以敬妻子之義鄭據大王為說非也身與妻與子三者百姓所同王道即基於是各治其身家而天下治矣及者敬之推也大雅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敬其妻子以及人而從者如歸市大王之道正如此此義益本之孟子

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

鄭注民者化君者也嵩燾案此言敬身之實身之用言動而已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動容貌曰正顏色曰出辭氣曾子省身之功畢具於此言動者本諸身以與天下相接莫之能外者也舍言動無以為敬身之資身敬則百姓莫敢不敬矣

化民之義祇帶說

不過乎物

鄭注物事也孔疏成身之道但萬事得中不有過誤嵩燾案物者何言動而已矣身之所以成非能求加於言動之外也言與動取具於一身而各求其節事事求止乎其節五官百體不窮於用而祇以自效於其身故曰惟聖人然後能踐形取具於言動而無餘矣

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鄭注日月相從君臣相朝會也不閉其久通其政教不可以倦無爲而成使民不可以煩也已成而明昭察有功嵩燾案

經以一如字貫下四項原兼人道所以法天言之然一歸重君身不及臣民易曰君子以自彊不息不息所以能久一有閉塞其用已窮不閉所謂久則徵也此不息之功也無爲者誠也誠則成己成物仁知並立所謂誠則明也此立誠之體也誠以爲體不息以爲用斯所以爲天道乎

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鄭注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嵩燾案全章以敬愛二字相綰合禮始於謹夫婦愛敬由是行焉而因推本於敬身以成親法天而要歸於成身成親之謂孝法天之謂仁仁孝之實愛敬而已矣極愛敬之心因物以示之則而所以事天事親者取

具於身而終亦無能溢乎其量故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

天也此成身之義也

禮記質疑卷二十七終

禮記質疑卷二十八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仲尼燕居

給奪慈仁

鄭注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特言是者感子貢也子貢辨近於給嵩燾案何晏論語集解引孔氏云口給口辭捷給此云給知非以辭辨取給於口也而恭之與口給亦不相爲類蓋敬恭勇三者德也其不中禮據所行之施於事者言之敬以心言恭以容言勇以氣言敬與勇內涵之心而容發之於外周旋進退亦近於禮云給者取給儀容之末也禮之有節所以達其情而制其義者也取給於儀容而愛敬之生於其心

亦微矣野與逆之失易見爲其率性然也給則外似優於禮而一出之以矯飾如是而悱惻纏綿行於交接之頃者忽不自知其銷靡以盡也故曰給奪慈仁

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

鄭注領猶治也好善也嵩燾案此惡非邪慝也行道而有過與不及則亦惡矣過與不及由其行道而見之者也領之使一出於中則惟禮之準乎天理人情之至者爲之節文馴習自然以全其性所謂領者懸禮以爲表率之意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亦是此義

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鄭注郊社嘗禘尊卑之事有治國之象焉嵩燾案此就上文

五項中專提郊社嘗禘二者言之蓋報本反始之義仁孝愛敬之施幽明禮樂之教可於此二者盡其義人心之愛敬因事而生聖人制爲禮以達之故凡禮之行皆本於仁郊社嘗禘反諸人所自生以明報本之意而仁溥諸天下焉治國者使之反本歸厚以觀於仁而已故此二者可以盡其義注於此二節文義多未盡

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

鄭注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縣興金作也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振羽及薦金作示情也嵩燾案義疏據鄭注大饗有四而疏引盧氏植說王氏肅說竝謂大饗有九

而言盧鄭全異王前四事與鄭同後五事與鄭異爲不達鄭意至爲精確經明言大饗有四而以所謂九者倂入大饗中又於經文所敘十二事各以意爲增損其失經義遠矣鄭於此析金作爲二事而於縣興外添入並獻主君之金作又在本經外於四者之義終未分明義疏云大饗有四前言食饗以仁賓客觀之因可知仁而示情示德示事又有其三合前知仁爲四自較注義爲明曉細玩經旨所謂示情示德示事卽據前用樂爲言而所謂知仁者合言之又於此分言之爲示情示德示事要其實則一金作而已不足以盡大饗之義也吳氏澄云大饗之禮其節有四初迎賓一也次獻賓二也次樂賓三也次送賓四也於其閒分升堂一節爲獻賓而合

升歌下管爲樂實又與經言示情示德示事之意悟以文義求之示情也示德也示事也君子由之以知仁饗禮之始事也客出以雍徹以振羽行步之節鸞和之音備物也君子由之以觀禮饗禮之終事也凡分二段順敘後云示情示德示事申明前一段中實具此三義文法至爲完密以禮樂相示而精義自存乎其中經云知此者聖人惟知禮中之義爲耳又案經言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鄭注不詳九者之爲何事至吳氏澄始據上文郊社嘗禘饋奠射鄉食饗以爲是五者即諸禮之中總其凡而言大饗之四就一禮之中分其目而言竊疑上文通言食饗已賅大饗言之復於大饗中約舉四端以與五者相配爲九未免輕重失倫周禮或言食饗或言

大饗大抵朝會饗諸侯之文所述皆王禮也其他饗禮不具見春秋傳舉其禮甚繁約言之實有四焉一天子饗諸侯一諸侯相饗案莊二十一年鄭伯饗王於闕西辟樂備是爲諸侯饗天子之禮昭元年秦后子饗晉侯定十三年衛公叔文子饗靈公是爲大夫饗諸侯之禮據郊特牲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天子諸侯君道也饗禮備賓主之義而上及天子諸侯春秋之饗禮也一天子諸侯饗其臣及異國之爲聘使者一諸侯饗王臣案天子饗諸侯大夫如僖十二年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宣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諸侯饗王臣如僖三十年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凡備禮爲饗不備禮爲燕是以天子諸侯用饗禮者皆可名大饗諸侯之自饗其臣不當云大饗然如襄二十六年鄭伯饗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因饗而賜命與邑皆大饗也承上食饗以仁賓客言饗禮中又有所謂大饗者四焉以極論其禮之盛而舉兩君

相見所以備禮樂之用者以見義上達天子下及卿大夫其
事同其儀文度數之各異者固可以類推也上言食饗如公
食大夫禮及養老之禮之兼燕食饗者一以賓禮處之其義
廣矣而大饗之有是四者實各不相蒙列國邦交之義歲時
朝聘用此蓋尤繁焉至於春秋而僭替繁減有失其紀者矣

此亦聖人精義之學也

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鄭注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
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則古之人皆知諸侯之
禮樂嵩燾案鄭氏意以此節上承大饗之禮故牵合言之先

王治天下禮而已矣而成均教國子之灋掌之大司樂玉藻行以釆齊趨以肆夏進退升降一以樂文之樂者禮之所由行也自唐虞典樂始於詩詩以歌永之而有聲聲以律和之而有倫太司樂教六詩而以六律爲之音以六德爲之本鄭引王制教士之法是也君子之成德亦必有其質焉有其文焉而後動容周旋爲能中乎禮詩言志者也昧於貞淫正變之旨而不能詩故曰繆樂彰德者也闕於文釆節奏之飾而不能樂故曰素

萬物服體

鄭注服體體服也謂萬物之符長皆來爲瑞應也嵩燾案鄭意據虞書鳳凰來儀百獸率舞爲禮樂之應疑萬物服體祇

是萬物皆得其所意通人物言之服體如衣服之附體親而安之順而從之施之而有序被之而有章也尚書山川鬼神及鳥獸魚鼈咸若亦是萬物服體意

禮記質疑卷二十八終

禮記質疑卷二十九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孔子閒居

四方有敗必先知之

孔疏觀微知著豫知禍害嵩燾案此卽論語父母惟其疾之憂意先知之所謂思患而預防之者也應氏鏞云父母之心惻怛懇至四方萬里微有禍敗必先知之蓋愛其民者切慮其事者周故不善之幾微萌芽稍觸於吾身則已先知焉最得其旨五至三無內蘊之心不言而周於民物而有以察乎其微孟子文王視民如傷自是窺見本原語知此則四方所以致敗之由亦思過半矣

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

鄭注凡言至者至於民也志謂恩意也言君恩意至於民則其詩亦至也詩謂好惡之情也嵩燾案志者仁義之所從生盡己之事也由是正好惡以理人之性情而詩至由是詳節文以端人之趨向而禮至二者由己及人之事也由是易俗移風太和洋溢睹萬物之遂生而樂至由是憂盛危明至誠惻怛惟懼一夫之不獲而哀至二者治人反己之事也哀樂相生以是哀卽以是樂覩己之於人訢合無閒纏緜固結窮極幽微而自不容已故曰至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鄭注言君於民有喪有以賙恤之則民傚之嵩燾案三無者君子之心之所以內自盡無責民效之意言禮言樂而及無服之喪禮樂之原皆寓於政教之中而行之必以至誠惻怛極天下四海之眾疾病夭札皆其裁成輔相之宜之有未至文王視民如傷誠傷之也故治民以能用哀爲本無服之喪由其仁心流動充滿自然以生其哀者也

無服之喪以畜萬邦

鄭注畜孝也使萬邦之民競爲孝也嵩燾案鄭據祭統孝者畜也以求合喪字之義說文田部畜田畜也猶言力田之蓄積也草部蓄積也畜本訓蓄積易容民畜眾周禮稻人以潴畜水又通爲容畜之義周禮庖人六畜六獸鄭注始養曰畜

坊記以畜寡人又通爲畜養之義孟子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無服之喪一念存於心以懷保萬邦無難矣注意似涉迂曲

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鄭注起猶行也嵩燾案起如孟子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之起首言其蘊之深氣志不違次言其發之盛氣志既得次言其感孚之遠氣志既從次言其光輝日聞四方終言其興起天下後世兩施字與前施及四國之施語同而義微別玉篇施張也廣韻施設也此施及四國之義詩毛傳施于中谷施移也鄭箋施于孫子施延也此施字之義

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鄭注者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知之輔佐嵩叢案經三引詩首湯言其德之盛次文武言其化之神次三代太王言其名之遠崧高詩以證文武之德不顯亦臨無斁亦保若息息與天通而默受其佑助未宜援生甫及申之辭專據賢佐爲言者欲將至有開必先言王者神明其德以前民用凡利病之原察及隱微因機而利導之如天地之生物皆有以遂其性而使之無不達者也有清明之德然後生民之耆欲皆能化而裁之神而明之以自任其先覺先知之責所以開耆欲之先清明如神之志氣爲之也

禮記質疑卷二十九終